

决明*著

新概念神话小说

焚火仙

焚仙
诛神

看你挥手间

穿过重重宫阙紫紫云影

我在天界的这端遥望彼端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I247.5
9345

焚仙
❖
虎啸

决明
著



新星出版社, NEW STAR PUBLISH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焚仙/决明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 2004. 12

ISBN 7 - 80148 - 746 - X

I. 焚... II. 决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2219 号

新星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 B 座 302 室

邮政编码:100007

电话:010 - 84094409

传真:010 - 84094789

经销: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中心:010 - 64631547

Email: newstar-publisher@163.com

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889 × 1230 毫米 1/32 开 印张:8 字数:131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刘 莉 范超清

责任校对:黄楚清

封面设计:李淑君

版式设计:李淑君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



决明

焚仙

数

百年、数千年的相同静思凝望。

流动的云带走了许许多多曾经停驻的目光。

云散烟消，连同他那千万年停滞的岁月。

一并化为虚无。

楔子

剑本无口，却嗜血千斛。

剑本无翼，却似凤腾苍穹之上。

剑本无足，却随军驰骋沙场，随土游历四方。

剑本无心，却有蚀心噬魄之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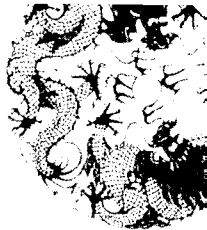
六把因蚀心之讹被束之高阁的禁忌妖剑，随朝代递嬗交替的战火，由宫闱间流落四方……

因缘际会，六人成为六把蚀心剑命定之主，挥舞剑身的同时，亦为剑所控。

剑蚀佛心，佛成邪神；剑蚀魔魄，魔亦为善。

究竟是妖剑蚀噬了人心，抑或是人被心底那股难以察觉的无形贪欲所蚀？

且听我娓娓道来，然后，告诉我，你所透彻的那个确切答案……



壹

风云变色之前。

悠闲的缓缓浮云顺着清风缓移在苍碧青霄间，笑看天上人间、红尘俗世，不染眷恋地趋风而行。

风势加大，将天际一抹龙形氤云吹散得支离破碎。

这阵风并非来自山谷峰峦，更无关四季变迁，而是出自于一只摊扬的掌心，以与神佛相似的法力将白云玩弄于鼓掌之间，时而以指为笔，以云为墨，以天为纸，谱写着首首咏物诗词或幅幅墨画；时而像个恶劣的顽童，打乱满天宁静，徒留残云断丝。

手掌的主人仰卧在莽苍茵海上，成为葱葱青翠中最突兀的点缀。

他，激起狂风，吹乱了云间，也吹乱了自己披散的黑色发丝，让唇间慵懒却又融合着嚣狂的轻笑隐在拂动的鬓发之下。

他，维持着同样的笑容、同样懒散的卧躺姿势，三天两夜，偶尔戏戏风、玩玩云，仿佛惬意又自得其乐。

他，不是凡人。

他是神，却不是庇佑苍生的善佛慈仙，因为他没有所谓的菩萨心肠，对苍生的千祈万求更加不屑一顾，宁愿整日无所事事地窝在这处人间仙境，做着毫无助益的闲事。

人有好坏之分，神自然也不例外。

决明

他是邪神，至少所有仙佛都是如此看待他，因为在那群自以为是的伪善者眼中，他的宿命是毁天灭地的恶神，仿佛他存在一日，便是天界人间最大的威胁，只可惜他们料错了一点……他压根对这种过度劳心劳力的宿命感到可笑，更没有任何兴致照着他们“假想”的未来而走。

所以他的惬意及慵懒，算是做给那些大罗神仙看的戏码，证明他是个胸无大志又毫无威胁的废神破仙，称称他们的心，也如如自己的愿，何乐而不为？

光瞧那些大罗神仙在他面前恐惧地抖散了老骨头，在他背后又指指点点地控诉着他还没实行的灭天恶行就令他生厌。他知道众神真正怕的并不是他，而是沉睡在他体内的神剑——辟邪。

一把能诛仙斩佛的蚀心神剑。

他又笑了，笑得深沉而莫名。

摊开的手掌一收，放过了朵朵被戏耍的云彩，发丝也因风势猝止而流泄在他肩胛上，由动转静。

日光下，微眯的眸子缓缓合闭，双手支着后脑勺，状似沉沉睡去，只是镶嵌在唇边的笑意，不曾卸除。

又一阵风来，与他的法力所致的冷冽清风相异，山谷间的微风轻轻柔柔，不带寒意地流窜在树梢间、草野间，叶摩枝擦的沙声回荡不休。

好轻好巧的足音悄悄来到他仰躺的身边，以为风声能掩去脚步声，接着便传来某种家伙啃食仙果的咀嚼，啧啧有声。

唇边笑意加深，几乎是带着敬佩，敬佩那只胆敢偷吃他采来的红艳仙果的家伙……不知死活。

啃完了一颗仙果，那只偷儿再朝下一颗进击。

背对着他的身影还未曾察觉仙果的主人已经睁开双眼，懒懒地托着腮帮子，看着那只神似于龙的小野兽一举一动。





“我还以为是条小龙，仔细一看才发觉你没有龙角。”笑声破口而出。

小野兽一怔，回首对上他的眼。

“仙果的滋味不错？”他再问，小野兽似乎仍处于惊吓状态，连嘴里叼着的果子滚落到他手上也毫无所觉。

“你……不，你是螭？”是只小雌螭呵。他的长指先是滑过小螭兽的鳞甲，缓缓游移到她的下颌，一挑一挑地逗弄她，像对待宠物似的。

螭，形状似龙，却无角，与龙一样象征祥瑞的神兽。

小螭兽圆滚滚的大眼眨了眨，仿佛在确认他是否对于她的偷吃有没有不悦，半晌过去，她仍只在他眼底看到和善的笑意及温柔。

小螭兽点点头，算是回答了他的问题。

“我差点忘了，这山头总会有几只迷途的蠢傻神兽出没。虽然你打扰了我的休寐，但无妨……因为我找到更有趣的游戏了。”这可比玩弄那些没生命的云朵来得有趣百倍。

他的指磨蹭得小螭兽发出格格的满意吁鸣，小小的粉颌赖在他掌间……这招逗宠物的抚触对所有的飞禽走兽都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小螭兽银亮的眼儿眯成细缝，像只正享受着主人爱抚的听话猫儿。

“好乖。”他赞赏着。

小螭兽更贴近他的指尖，贪婪地要求更多。

“看在你如此乖巧的分上，我就赏你一份礼。”

他左手轻弹，一道无形神力笼罩着小螭兽细长身躯，薄光荧荧里，螭形身躯开始拉长，原先撒娇的兽鸣转为哀哀呜咽，似乎正承受着极大痛楚。

决
明

“忍忍。”

他仍是笑，但此时在她扭曲的脸孔中所见到的笑靥，却变得恍惚。那样的笑意就像是……冷眼笑看着她的莫名痛苦。

龙一般的尾分裂为细白而匀称的双腿，尖爪龙臂拉长为原先的三倍之长，须鬣化为异常乌亮的发丝，脸形由兽化人，布满鳞片的寸寸皮肤在强烈的撕扯痛楚下蛻去，却不见任何血肉模糊的惨状，而是光洁柔嫩的雪肌。

痛吟声渐渐歇止，只有满额的冷汗提醒着她所承受过的异疼。

她的下颌仍搁在他掌间，不同的是她由他眼中看到的自己……

模样奇怪的自己！她的尖牙？她的鳞片？她的螭鬣？

“啊……啊……”她才开口，发觉原有的兽鸣声竟也变得不伦不类，眼瞳中的惊愕更加剧烈。

“不过是助你炼化为人形，犯不着大惊小怪。”

炼化为人形？小螭兽瞳中的惊疑转成惊喜，摊开自己的双掌，收拢，再摊开……掌心瞧瞧，掌背翻翻，这就是人形？就是她还得上五百年才可能修成的模样？

他伸手抹去她一头汗，指尖停留在她眉宇之间，“眉如远山，不画而黛，”语末，两道整齐而细长的柳叶眉成形，“唇红齿白，齿如瓠犀，肤如凝脂，颌如螭蛟，手如柔荑。”

他每低吟一回，指掌便在她脸上、身上抹出词语中的模样。

“啊……”这男人是什么身份？为何轻轻松松便能让她拥有人的形体？太神了！

“如你所猜，我就是神。”他给予正解。

他是神？小螭兽眸间的迷糊越来越浓。

拜地缘之赐，她曾见过不少神人，圣洁的神圣气质自是毋庸





置疑，更遑论神人一身九龙四凤冠或冕，身披云纹团龙的精致绣服；反观眼前的男人，虽然自始至终都是浅笑盈盈，却察觉不到半丝的慈味善心，衣着也仅是滚了金边的缙墨帛服，长发不羁地飞舞……

与她记忆中的神尊相去甚远啊。

他自是明白她眼底写满的疑惑，却毫无解释之意，缓缓抚过她的颈项，突地一顿。“你的眸色稍浅了些……近乎银瞳……”

扬手正欲施法让她的眼变成黑白分明的翦翦秋波，却又停了下来。她几乎完完全全按照他的希冀成形，一个绝世惊艳的无双美人，但……

让她保有最原本的一小部分又何妨？反正对他而言，这只不过是打发时间的小小游戏罢了。

他放下手掌，径自地笑。

游戏的准备过程终了，接下来轮到他尽兴了。

决
明



哗啦的水声由擎天巨岩间冲刷而下，喷溅起半天高的水雾，犹如仙境的氤氲水烟袅袅弥漫。

他长及腰间的黑发发尾没入温泉之中，双臂间搂抱着疲累的柔软娇躯，一触及泉水，小螭兽几乎是迅雷不及掩耳地溜离健壮的臂膀，躲避在一块巨岩之后，只露出防备、恐慌的银瞳儿瞅着他。

“过来，我替你疗伤。”他朝她伸出手，脸上不见任何反省……她身上的伤全是他一手造成。

眼眸不自在地瞟了瞟，躲隐在巨岩后的身子硬是朝水里下滑半寸，将口鼻全浸入清泉中，吐出咕噜咕噜的小气泡，活像是她

正在水中咒骂着他。

“快点。”他的笑仍在，口气却强硬。

小灵兽没反应，身子甚至做了向后逃窜的准备。

水翦眼眸圆溜溜地瞧清逃难路线，生疏的四肢辅助她泅水的逃离速度，才转身，背后平静的水波突地激成一片透明水帘阻挡她的去路，在她来不及发出惨叫之前，水帘轰地瘫垮，巨大的浪潮将她卷向了噙着笑意的他。

“啊……咕噜……啊……咕噜噜……”惨叫声搭配着溺水声，可怜兮兮。

滔滔浪卷之中，细白双臂胡乱地找着能支撑她不被泉浪吞噬的物品，刚揪住一根很像树根的东西，她立即死巴着不敢放。

瞬间，风平浪静。

她的四肢紧紧攀附着惟一浮木——他的身体。

她无法抑止地猛咳，梗在鼻腔及喉头的清泉竟灼热得令人难受。

“乖乖听话不是很好吗？”他的声音由她头顶上方传来，不怒反笑。

“咳咳咳……”她咳得说不出话。

“瞧你可怜的模样。”语气上的同情并不代表实质上的怜悯。

小灵兽顺了气，发觉自己钳抱着他的手脚，想离开，他却不肯松手。银眸对上他沉潭似的黑瞳，咿咿呀呀地要他放手。

他恍若未闻，径自为她清洗起如绸缎般的青丝，她想挣扎，身子却掌握在他五指山内。

泼溅的清水轻巧地拍打在吹弹可破的白皙肌肤上，凝结的珠儿透过臻阳，反射出微微七彩晶亮，顺着滑腻的曲线滴落，销魂得令人想入非非。





“螭儿，以后我就这样唤你。”他的嗓音低沉。

原先正噙着小嘴，视线只注意那只努力揉乱她发丝的大掌的她，因他突然之语而收回专注，银眸眨了眨。

“明几个，我在这儿等你。”他又道。

小螭兽瞪大眼，忙不迭摇晃脑袋，奈何他的五指缠绕在她发间，不容许她做出太大的反抗动作。

“我既然敢放你走，自是有把握你会听话，你信不信？”笑意未减。

小螭兽脑袋仍呈现小幅度的甩晃。

她若有机会逃跑，又岂会傻傻地再投罗网？哼。

他执起她的手，“我大可直接在你身上下‘缚魂咒’，让你不得不准时在这儿等我，但这道咒的后果太严重，万一时辰一过，你的身躯便会四分五裂、魂飞魄散，我担心你若只是睡过头，或是耽搁了些时间便落得如此下场，情何以堪，你说是不？”

他的威胁已经足够吓掉她三魂，再搭配上噙在他薄唇边的浅笑，让小螭兽只觉得浸在温热泉里的身躯不断发冷打颤。

“螭儿，来，告诉我，你是自己乖乖赴约，还是要我助你一臂之力？当然，这两者对我而言都不麻烦的。”言下之意，他并不介意花费些微神力来施行“缚魂咒”。

小螭兽困难地咽咽津液，胡乱地用纤指猛点自己的鼻尖，又指指他。

“喔，你会自己来？”他问得故意。

小螭兽点头如捣蒜。

“确定？”

螭首加重力道，以她的人格保证……不，是螭格。

“不勉强？”

决
明

不不不，当然不勉强，呜呜。

“真听话，让人还想再好生疼爱一番。”他又摸摸她的小巧下巴，而小灵兽的动物本能让她又眯起眼眸享受他不经意的疼惜。

一愣。啊……她又接受了他的“招降”，呜呜……可是这样好舒服呵……

细细呜呜流泄出喉间，不再是野兽的咆哮，而是软嫩娇憨的吟哦。

他搔得她好痒呵，真舒服……银眸半眯，菱嘴憨乎乎地笑。

他收回指尖，换来她不满地咕哝，脑袋瓜子硬是要塞进他的掌心，再多贪一时的抚慰。

“猴急什么，总得两个人都尽欢才行。”怎能只容她享受？

两人尽欢？也就是他也希望她这般抚摸他喽？小灵兽美眸中闪过了然，白嫩嫩的右手轻轻抚摸他绷紧的下颌，效仿他曾施予她的宠溺，调皮的指尖轻刮他麦色的肌理。

“你当我也是要人怜爱的小动物？”

他喉间滚出的低笑震惊了她，在她想抽回柔荑的瞬间又被他钳制住无力的退缩。

“我痛恨这么温柔的爱抚，但我准许你这么碰我。”深琥珀般的眼眸染上墨浓的黑，他的口气总是轻柔、总是含笑，却也饱含着她不明所以的暗沉。

拉近她的手，熨贴在他脸上，他的颀长体形遮掩了一片蓝天，阴影笼罩住她精致的脸蛋，只剩银亮的眼，青涩而无知地凝觑着他。

如果她生嫩的爱抚是小小的文火，那她的银眸便是足以灼灼鎏金的炽焰，摧毁他引以为傲的自持。

既然把持不住，他也绝不会为难自己，即使两人现下正处于





泉水中央，他仍有方法。

“再准许你一件事。”话未经思索便脱口，这倒是他的头一遭。

小螭兽眼见他魅惑人心的俊颜逼近，下意识想退一步，后脑又遭到碍事的阻挡……他的手掌。

“轩辕，我的名字。”他贴上她抿紧的唇瓣，牙关轻启地啃啮着她，逼得她不得不吃疼地松口，臣服于他的纠缠，进退之间，他的声音低得近乎粗喘，“但我准许你唤我另一个名字……”

众天神佛心存戒备的禁忌之名——

“焚羲。”

诛仙佛、焚伏羲、诛女娲的罪恶之名。

决
明

贰

“分、分羲……”贝齿跟舌头几乎要为此简单两个字干上一架，娇噪笨拙地拼凑着数日前轩辕在她唇间吐露的名字。

“焚羲。”

“分……”

“焚。”

“焚……”娇噪急忙注视着他优美唇弧的开启，仿效地发了个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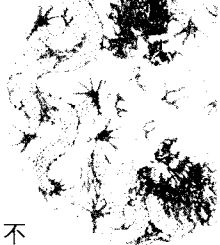
“很好。”焚羲赞赏地拍拍螭儿的头，而她得寸进尺地仰起小脑袋，纤指点了点自己的咽喉。

“小家伙，学会贪心了。”焚羲笑了，长指如愿地搔弄她的下巴，让她发出满足的叹息。这小螭儿，越来越像猫了。

这些时日来，焚羲都与螭儿相约在头一回见面之处，焚羲原本就整日赖在这处云雾缭绕的岩壑幽胜间，困了便以天为帐、以地为床，醒了便无聊地戏耍着垂手可得的任何事物，包括风、云、水、石……或她。

螭儿原本准备离了焚羲的掌握后便窜逃到别座山去躲藏，将她向来自豪的螭格给远远抛诸脑后，但他总是出现在她以为安全的地方，笑容可掬地轻拍她的头，那抹笑意根本就在恶意嘲弄她，呜。





决明

既知无路可逃，她只得乖乖随着他窝回这里，虽然不情不愿，但谁教她又有些贪恋他指尖的搔弄……唔，好嘛，她承认，不是有些，而是非常。

他的手指很修长，却有别于她的柔软，上头甚至有好些厚茧，她不明白，像他这样一个整日躺在草地上的懒神，既不劈柴，也不挑水，那些难以忽视的硬茧由何而来？

“你学其他字就学得很快，独独这两个字老说得不清不楚，像条偷吞了蛋的小蛇，支支吾吾的。”他好心地调侃她。

竟然拿她这只神兽与小蛇相提并论？她为自己辩驳：“我，才没有。”

“瞧，这几个字不就说得字正腔圆？”只除了她憨软的嗓音说起话来较寻常人慢上一倍之外，他可听不出任何瑕疵。

“声音，难听。”所以她不爱开口说话，反倒是一双小手忙碌得很，比手划脚的同时，包裹在身躯上的藕丝衫子及鹅黄荷袖便随着她的动作翻扬飞腾。

“这等天籁之音竟被你说成难听？螭儿，你可真不知足。”焚羲拧捏她的粉颊，贪看白净雪肤上那抹因他的拧揉而泛起的彤彩。

“以前的，才好听。”她伸手捂住自己受难的两颊。

“你是指那一声声龙似的吼声？”他取笑。

螭儿点头。

“我可不希望指尖碰着你时，耳里听到的是粗犷的螭吼。”多煞风景，坏了他的乐趣。

焚羲才伸手，想再逗出她银铃似的欢吟，岂料螭儿率先一步揪着他的手掌。

“这个，茧？”简简单单的断句表达出她的疑问。

“你想问这个是怎么来的？”焚羲任她一双柔荑在掌心指间

又搓又揉，来回磨戥。

“想。”

“欺负人而来的啰。”他收拢五指，将她的手牢牢包裹其间。

螭儿不明白地晃晃螭首。

“这说不清楚，我示范给你瞧。”焚羲又露出螭儿摸不清的轻笑，“不过，你得等会儿，因为我要欺负的人还没来。”

话毕，焚羲只是拥着她，让她贴在他胸前，不再开口。

银瞳朝上方瞟了瞟，她只能见到焚羲刚毅的颌骨，以及永永远远不曾卸除的笑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久到螭儿以为焚羲已经自顾自地沉沉睡去，此时正巧有只蝶儿翩翩闯入两人的宁静之间，停驻在螭儿鼻尖上，夺去她的注意。

她皱皱鼻，蝶儿仍不动，她再嘬嘬嘴，蝶儿依旧霸道地在她鼻上休憩。两颗银珠眸子朝鼻尖拢聚，凝望起色彩鲜丽的蝶儿，瞧着瞧着，她不禁有些头昏。

她正要伸手扑蝶，焚羲蓦然使劲钳止她抬高的双腕，一道神速而猛烈的剑气硬生生切断那只停驻在螭儿鼻尖的粉蝶羽翼。

失去薄翼的蝶身颓然落地……若不是焚羲及时阻止她扑蝶之举，现下躺在地上的就是她的双手！

焚羲松开扣握在她腕间的大掌，语气中的笑意转为凛冽，扬高的唇弧不变：“螭儿，你可得睁大双眼，瞧清我是怎么欺负人的……”

浅浅低语未断，两道乘云而至的白袍身影缓缓逼近。

“真好的兴致，与小野兽在这儿耳鬓厮磨？”右边那个神色傲然童颜鹤发的神将把宝剑收回腰间，方才的剑气便是他所挥出的。

